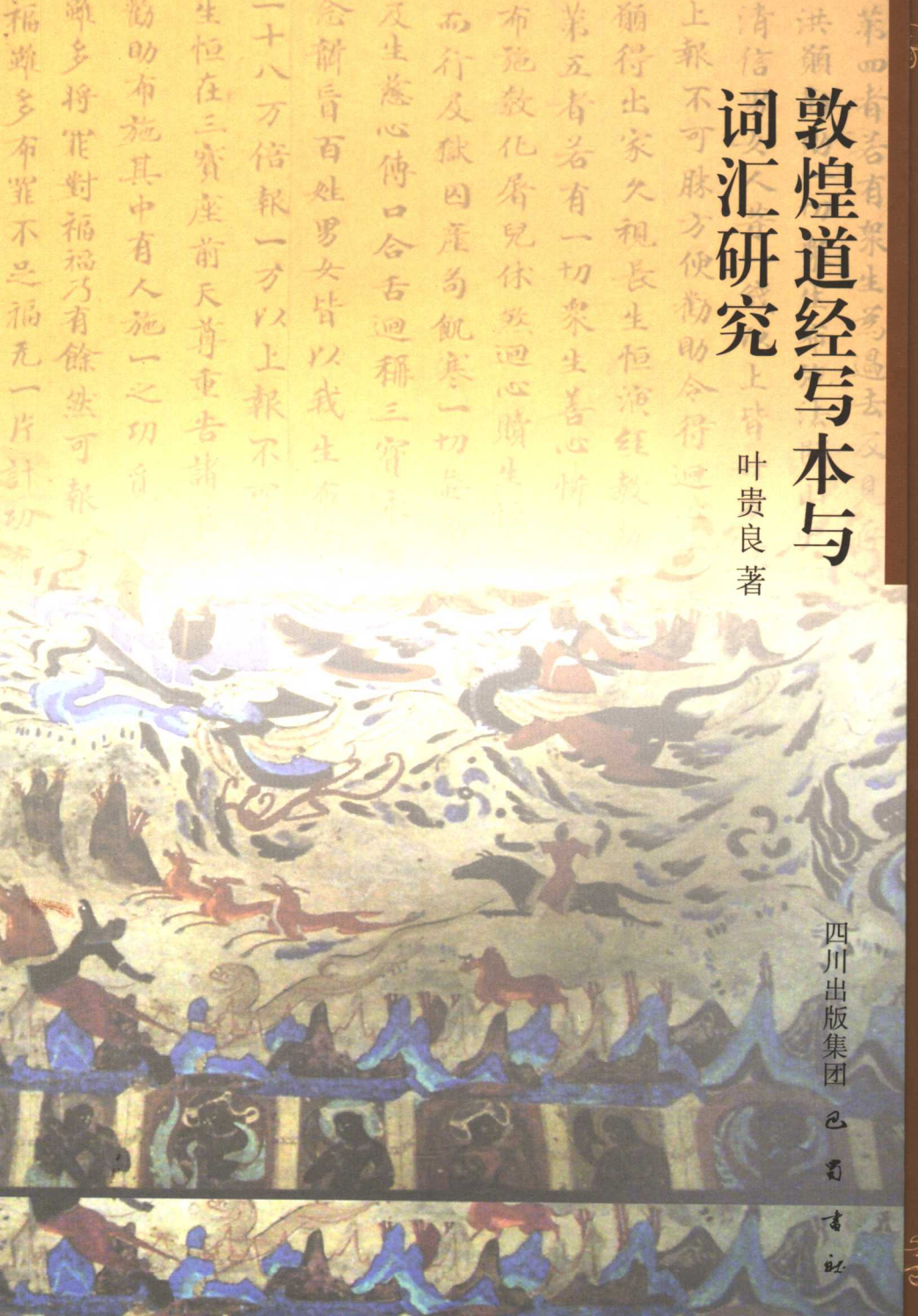


敦煌道经写本与

词汇研究

上卷 叶贵良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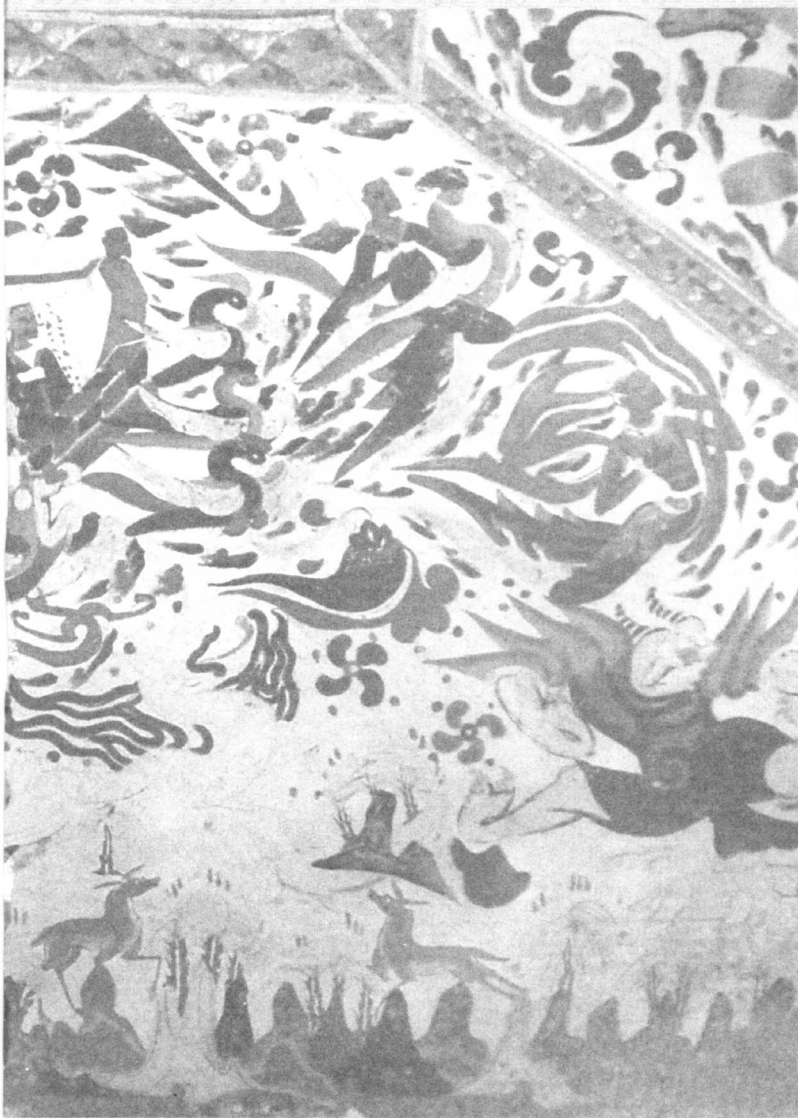
敦煌道经写本与
网罗研究

王仲文著



敦煌道经写本与 词汇研究

叶贵良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叶贵良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7. 8

ISBN 978—7—80752—034—4

I. 敦... II. 叶... III. 道藏—词汇—研究 IV.

B951 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2922 号

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

叶贵良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8)85011398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25. 75
字 数	58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034—4
定 价	45.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编号N05YY05)
浙江财经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2006年度)



凡 例

一、本书所引敦煌文献，主要出自《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大谷文书集成》。

二、本书所引敦煌文献均用符号标注藏家：“S.”指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M. A. Stein）编号的敦煌写卷，“Ch.”指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的斯坦因所获的写本，“P.”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P. Pelliot）编号的敦煌写卷，“PT.”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的藏文编号的敦煌写卷，“Dx”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写卷，“俄Φ”为俄藏弗鲁格编号的敦煌写卷，“BD”（千字文、“北图”为旧式编号）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写卷，“北大D”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敦煌文献，“上图”指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博”指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卷，“津艺”指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写卷，“浙”

指浙江藏敦煌写卷,“甘”指甘肃各藏家的敦煌写卷,“台北”指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文献,“贞松堂”指罗振玉贞松堂藏敦煌文献,“散”指王重民《敦煌遗书散录》编号,“大谷”指日本大谷光瑞考古队所获敦煌吐鲁番文书。

三、本书引录敦煌文献时,泐灭或未能辨识之字用“□”号表示;据上下文、文义或异本补出时,则在“□”的符号后加括号[]注明;如原卷本身有脱字,则加“[□]”号加以表示;如对所录文字没有把握时,则在该字后加“(?)”表示;原卷文字有误时,一般照录,通过上下文义可正者,则以“()”符号出示正字;因论述需要,个别字词采用繁体字,一般的俗体字、异体字、缺笔避讳字径改为通行简体字;假借字、讹字在该字后用“()”注出本字或正字,古今字、武周新字、避讳代用(改)字照录。

四、若同一写卷同面或正面、背面抄有不同内容,则在卷号后注明其在卷中次序。如:P.2576vb号《上清三真旨要玉诀》,“v”代表背面,“b”代表该件经文写于该面第2位上。

五、本书引用敦煌文献资料标明卷号,引用其他文献资料在引文后用[]标注文献序号及()标注具体页码,文献序号及具体页码皆用上标,以便稽核。所引文献若有分栏,则在页码后用英文小写字母加以表示。如上下两栏以a、b表示,上中下三栏以a、b、c表示,四栏则以a、b、c、d表示。如《道藏》在征引文献中的序号为“23”,而所引内容在该书第1卷618页中栏,则在引文后标注:[23](卷1/618b)。

六、为求行文简洁,书中称引前暂时贤之说,皆直书其名,不赘先生字样,敬请谅解。

目 录

凡 例	1
第一章 绪 论	1
1.1 敦煌道教与敦煌道经	1
1.1.1 敦煌与道教	2
1.1.2 敦煌文献与敦煌道经	10
1.2 敦煌道经的研究概况	13
1.2.1 国内	13
1.2.2 国外	29
1.3 道经词汇研究的历史回顾	38
1.3.1 清朝以前	38
1.3.2 民国以后	43
1.4 选题缘起及研究对象	45
1.4.1 选题缘起	45
1.4.2 研究对象	57
第二章 敦煌道经写本叙录	59
2.1 藏内敦煌道经叙录	59

2.1.1	太平经	59
2.1.2	上清经	62
2.1.3	灵宝经	71
2.1.4	杂道经	105
2.1.5	道教类书	124
2.2	藏外敦煌道经叙录	135
2.2.1	化胡经	136
2.2.2	上清经	140
2.2.3	灵宝经	140
2.2.4	杂道经	177
2.2.5	戒律书	182
2.2.6	斋仪愿文	184
2.2.7	道经义疏	194
2.2.8	道教类书	196
2.3	失题敦煌道经叙录	202
2.3.1	中国藏失题道经	202
2.3.2	英国藏失题道经	204
2.3.3	法国藏失题道经	212
2.3.4	俄国藏失题道经	217
2.3.5	日本藏失题道经	219
第三章	敦煌道经的研究价值	222
3.1	常用词的研究	222
3.1.1	“真”	223
3.1.2	“官”	250

3.2	辞书的编纂	263
3.2.1	收词	264
3.2.2	释义	272
3.2.3	溯源	289
3.3	传本道经的整理	297
3.3.1	补缺	298
3.3.2	乙乱	300
3.3.3	寻佚	303
3.3.4	考源	305
第四章	敦煌道经词汇的研究方法	308
4.1	词义训释	308
4.1.1	辨形	309
4.1.2	察音	318
4.1.3	明词	322
4.1.4	推例	325
4.1.5	探源	330
4.2	延伸解读	333
4.2.1	修辞意义	334
4.2.2	语用意义	349
4.2.3	引申意义	377
4.2.4	文化意义	386
第五章	敦煌道经文字与词汇考释	397
5.1	形误字和音误字	397
5.1.1	形误字	397

5.1.2	音误字	413
5.2	古今字和俗体字	424
5.2.1	古今字	424
5.2.2	俗体字	435
5.3	道经其他文字	469
5.3.1	合文	469
5.3.2	拆字	473
5.3.3	武周新字	474
5.3.4	避讳字	476
第六章	敦煌道经词汇对传统文化的吸收	491
6.1	儒家文化的影响	491
6.1.1	直接来自儒家经典的语词	492
6.1.2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语词	501
6.2	制度礼俗的影响	514
6.2.1	政治制度	514
6.2.2	礼俗习惯	531
第七章	敦煌道经词汇对佛教文化的借鉴	552
7.1	源于佛经故事的语词	553
7.2	源于佛门称谓的语词	558
7.3	源于戒律仪轨的语词	561
7.4	源于礼敬忏悔的语词	564
7.5	源于三世轮回的语词	567
7.6	源于五道六道的语词	569
7.7	源于因果报应的语词	572

7.8	源于修行业缘的语词	578
7.9	源于苦难烦恼的语词	580
7.10	源于诸天地狱的语词	584
第八章	敦煌道经词汇对道家文化的传承	592
8.1	对道家语词的继承	592
8.1.1	传承词	593
8.1.2	简缩词	598
8.2	对道家思想的发展	611
8.2.1	自然	612
8.2.2	清静	614
8.2.3	无为	621
8.2.4	柔弱	623
第九章	敦煌道经的道教义理语词	626
9.1	“有生于无”，“无”即“道”	627
9.2	“道生一”，“一”即“气”	634
9.3	“一生二”，“二”即“阴阳”	644
9.4	“二生三”，“三”生“万物”	660
第十章	敦煌道经的道教特色语词	672
10.1	有关天堂仙境的语词	673
10.2	有关天神地祇的语词	688
10.3	有关宫观楼台的语词	696
10.4	有关符录图讖的语词	700
10.5	有关法术咒祝的语词	704
10.6	有关科教仪式的语词	709

10.7	有关法器服饰的语词	716
10.8	有关长生成仙的语词	721
10.9	有关体位身神的语词	731
10.10	有关神通灵佑的语词	736
10.11	有关服食炼养的语词	739
10.12	有关受授告盟的语词	745
10.13	有关经书简牍的语词	754
10.14	有关道派法位的语词	767
10.15	有关道教史地的语词	769
结 语		777
后 记		786
征引文献		788
参考文献		805

第一章 绪论

一百多年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六朝至宋初的写本文献和少量刻本文献，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敦煌文献丰富的内涵和珍贵的价值，不仅受到国内学者极大的重视，而且吸引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敦煌文献中保存着大量的宗教文献，其中有许多道教经书（道经）。道经是道教义理的载体，又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道经高度浓缩了道教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汉民族语言的宝藏。敦煌道经的研究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1 敦煌道教与敦煌道经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因其以“道”作为最高信仰而得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继承了先秦两汉的道家

思想，吸收了神仙家的修炼方法，融合了民间的鬼神崇拜观念，采纳了巫术的活动仪式，借鉴了佛教的部分义理而形成一种宗教。陈寅恪认为，道教的起源与东部滨海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但文献资料证明，敦煌也是道教的源头之一。

1.1.1 敦煌与道教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古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大约六千五百年前，太昊伏羲统一了华夏诸部，并截取各部落图腾的一部分拼成一个新的图腾——龙，从此，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号曰太昊”^{[67](页1213c)}，开创了中华远古文明，赫然列于“三皇之首”，被尊为中华“人文始祖”。据五行，东方属木，木色青，故秦汉道家和后来的道教都尊伏羲为东方青帝。

“三皇”中的神农和黄帝也与敦煌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神农尝百草，兴农垦，编网罟，教渔猎，声教远被三危，德惠播及流沙。《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67](页40c)}此即黄帝与敦煌关系的写照。

《史记·五帝本纪》云：

帝颡项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148](页11)}。

颛顼事鬼祭神，制义祭祀，已粗具道教斋仪、醮法的形式。

敦煌地区又是神话传说的一个中心，这里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其中以西王母、周穆王的传说最为著名。西王母居玉山之上，在流沙之濒，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据说三青鸟就栖息在三危山上。《史记·赵世家》云：“缪王（即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148]（页1779）周穆王西游列国而见西王母，已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因汉武好神仙，所以，道教又把周穆王的传说移植到汉武帝身上。如《云笈七签》卷七九《王母授汉武帝真形图》：“西王母既降汉宫，武帝见王母巾器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203]（页1797）《五岳真形图》是道教早期的一部重要经典。

道教的宗教体系糅合了古史传说及上古神话，并将这些成分编进了虚构的道教历史之中。《云笈七签》卷二《混元混沌开辟劫运部》引《太上老君开天经》云：“伏羲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无化子，一名郁华子，教示伏羲，推旧法，演阴阳，正八方，定八卦，作《元阳经》以教伏羲。……伏羲没后，而有女媧。女媧没后，而有神农。神农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大成子，作《太微经》。……神农没后，而有燧人。燧人时，老君下为师……燧人没后，而有祝融。祝融之时，老君下为师，号广寿子……次有高原、高阳、高辛三世。次有仓颉、仲说教书学文。三皇之后，而有轩辕黄帝。黄帝之时，老君下为师，号曰力牧子，消息阴阳，作《道戒经》、《道康经》。黄帝以来，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别，贵贱有殊。”^[203]（页27）道教几乎把所有的古史帝

王都奉为本教尊神。

老子西渡流沙的传说与道教关系尤其密切，也给敦煌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敦煌李氏也往往自称老子后裔，如 S. 289Vb《宋李存惠殡铭抄》：“府君讳存惠，字察远。其先著姓，殷王武丁之派，陇西伯阳之苗。谱谍（牒）颇明，略而言矣。而乃指树命氏，射虎留芳，白马东来，青牛西去，因化胡国，以留子孙，至今为敦煌人也。”即其证。

汉武帝置敦煌郡后，敦煌与内地的交流更加频繁，两汉黄老道、方仙道对敦煌产生了很大影响。姜伯勤说：“敦煌有文字记载的道教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比之敦煌有文字记载的佛教历史更为古老。”^{[22]（页26）}敦煌是受原始道教影响较大的一个地区。据《汉书·李寻传》载：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并将这些书传给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夏贺良招徒讲学，私授两书。哀帝时，辅政大臣解光、李寻亦好之。后来，夏贺良等伏诛，李寻、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其中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是至今已知最早的原始道教经书。释玄光《辩惑论》“合气释罪是其三逆”条云：“汉时仪君，行此为道，魁（一本作“觥”）魅乱俗，被斥敦煌。”^{[19]（卷52/页48b）}这些例子都说明原始道教对敦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汉末至东晋初，由于中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许多中原人士来到敦煌避难，敦煌成为保存中原文化、荟萃学术精英之地。荣新江说：“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也把内地流行的道教传到敦煌……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曾发现一枚早期天师道的符箓。S. 6825《老子想尔注》写本，如果不是后代才传入的北朝抄